

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文献中的国名译词考析

沈 和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of National Names of Geographic Literatures of Jesui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EN He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the early Jesuits who came to China represented by Matteo Ricci and Giulio Aleni traveled eastward, setting off a wave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The maps and geographical books created by them int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country names and place names into the Chinese vocabulary system, and were first ruled by the Ming Dynasty. The maps and geographical books of Ferdinand Verbiest and Michel Benoist in the KangQian period absorbed and inheri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Jesuits who came to China. National names they translated, which offered rich source materials for later authors. And also promoted the gradual optimization and final unifi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ational names after entering the Chinese vocabulary system.

Keywords: Jesuits; Translation of national names; Language contact;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关键词：耶稣会士；国名译词翻译；语言接触；中西文化交流

引 言

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与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接触是在明末清初（邹振环 2000: 18）。15世纪下半叶，欧洲航海家们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开启了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西方地理学也得到飞速发展。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和明朝官员李之藻（1565~1630）共同绘制完成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是明末清初地理学文献的重要代表作品，图中诸如“熱爾瑪尼亞”“諳厄利亞”“金加西臘”“伯西爾”“銀河”等这样的1114个外来国名、地名的汉字转译形式首次被明朝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所接触，并在后世的各种史地类文献中流传，影响了整个亚洲文化圈对于世界的认知。另一位早期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创作的《职方外纪》（1623），在一定程度上参考、扩充了《坤舆万国全图》的内容，被认为是明末清初影响最大的地理学汉译西书。

明朝灭亡后，依然有众多耶稣会士留在中国，并在朝中为官，如康熙时代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乾隆时代的蒋友仁（Michel Benoist, 1715~1774）等。他们创作的地理学文献在吸收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作品内容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地理知识，紧跟时事，如南怀仁的《坤輿全图》（1674）和《坤輿图说》（1674），蒋友仁的《坤輿全图》（1767）和《地球图说》（1799）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外来国名、地名的汉字转译形式随着时间推移，开始逐步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作者们对外国地名的翻译方式、转译对象语源和汉字的使用，促进了国名译词的最终统一、定型，本文将重点对上述明清地理文献中的国名译词进行考察和解析。

一、《坤輿万国全图》中的国名译词

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文献，《坤輿万国全图》一共有12个以上的版本。近代罗马大学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M.d'Elia, 1890~1963）是研究利玛窦最重要的人物。李兆良（2017: 10）认为：“德礼贤在1958年确认利玛窦地图共有3个版本，在不同年份和地点完成：

- (1) 《輿地山海全图》：1584年，肇庆；
- (2) 《山海輿地全图》：1599~1600年，南京；
- (3) 《坤輿万国全图》：1602年，北京。”

由于《坤輿万国全图》版本众多，且对于整个亚洲文化圈影响广泛，尤其是对日本而言，从利玛窦来华，到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通过汉译西书了解世界。而了解西方地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耶稣会士翻译的国名译词和他们绘制的地图、译述的地理书籍籍，故该图也在日本被多次刻印、摹抄。为避免不同版本地图中存在译词形式、汉字使用差异等问题，笔者选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贝尔图书馆（University of Minnesota's James Ford Bell Library）藏本¹⁾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重点对全图标注的国名或区域名称进行整理，但由于利玛窦所处时代仍存在地理信息缺失，对未知区域认识存在偏差，部分国名译词无法辨识等问题。同时，受制于文章篇幅，故研究对象选择大家熟知的、有代表性的5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整理，整理顺序依照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按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的顺序进行整理。非洲国家的大部分译词形式由于与现行国名大相径庭，难以辨认，且不具备代表性，故笔者认为没有从本文视角出发考察的必要。

整理出的国名译词主要涉及到以下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丹麦、瑞典、挪威、冰岛、波兰、匈牙利、希腊、罗马尼亚、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古巴、洪都拉斯、牙买加、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秘鲁、巴西、智利、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巴勒斯坦、阿拉伯、伊朗、叙利亚、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中国、日本、朝鲜、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整理结果如下表1：

1)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贝尔图书馆藏本：<https://www.loc.gov/item/2010585650/>.

表 1：《坤輿万国全图》中的国名译词统计

《坤輿万国全图》中的译名	翻译类型	转译对象源语词推断	现行译名
波爾杜瓦爾	音译	意语	葡萄牙
以西把你亞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西班牙
諳厄利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英国
拂郎察	音译	意语	法国
入尔馬泥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德国
噢失突利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奥地利
則蘭地、鴨蘭地	音译	荷兰语	荷兰
百尔入革	音译	拉丁语	比利时
意大利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意大利
蘇亦微亞、赫尔勿妻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瑞士
大泥亞、第那瑪爾加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丹麦
蘇亦齊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瑞典
諾尔勿入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挪威
依加里亞	音译	—	冰岛
波羅泥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波兰
翁阿里亞	音译	意语	匈牙利
厄勒齊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希腊
羅馬尼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罗马尼亚
魯西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俄罗斯
加拿大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加拿大
墨是可	音译	意语	墨西哥
古巴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古巴
鄂度蠟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洪都拉斯
牙賣加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牙买加
哇的麻刺、瓦的馬革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危地马拉
你加拉瓜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尼加拉瓜
金加西臘	音兼意	拉丁语或西语	哥伦比亚
宇露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秘鲁
伯西兒	音译	拉丁语、葡语或西语	巴西
蘇木國	特殊	—	
智里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智利
伯刺那大江	音兼意	拉丁语或西语	今境内阿根廷河流
巴大溫	音译	西语	巴塔哥尼亚
長人國	特殊	—	
如德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巴勒斯坦
曷刺比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阿拉伯
巴尔齊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伊朗
西利牙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叙利亚
榜葛刺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孟加拉
西天竺、印度廝當、應帝亞、莫卧尔	特殊、音译	—	印度
錫狼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斯里兰卡
大明	特殊	—	中国
日本	特殊	—	日本
朝鮮	音译	—	朝鲜

緬甸	音译	—	緬甸
真臘	音译	—	柬埔寨
暹羅、赤土	音译	—	泰国
老撾	音译	—	老撾
安南、交趾、占城、林邑	音译	—	越南
呂宋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菲律宾
墨瓦蠟泥加	特殊	—	澳大利亚
新入匿	音兼意	—	新几内亚

通过表 1 可知以下信息：

1. 音译类译词多为意大利语或拉丁语转译而来

外来词在进入汉语词汇系统时，大多由于其实意难以与汉语词汇的词义相对应，所以从汉代至宋代翻译佛经开始，翻译者往往采用音转写的方式，来转译这些外来词。外来国名或地名的转译就属于这种情况，其翻译方式以对音转写为主。这样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让外来国名的汉字转译形式在汉语的发音上更趋近于转译对象语源的读音。同时，由于音译词在转写时一般不被赋予实际意义，这样的转译方式还能够尽量地不破坏源语言的词义。通过观察表 1 中的译词形式可知，大部分音译类的国名译词都是由意大利语或拉丁语为对象进行的汉字转写，由于转译对象语源统一，所以译词形式也相对统一，很少存在一名多译的情况。

如：“Portugal”若按英语发音显然无法对应“波爾杜瓦爾”的发音，而意大利语里的葡萄牙写作“Portogallo”，发音基本可以与之对应。再如“以西把你亞”在意大利语中写作“Spagna”，发音无法对应“以西把你亞”的发音，但如果转译对象是拉丁语“Hispania”或西班牙语“España”的话，发音就基本可以对应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拂郎察”转译意大利语的“Francia”；“翁阿里亞”转译意大利语的“Ungheria”；“入爾馬泥亞”转译自意大利语或拉丁语的“Gremania”；“意大里亞”转译自拉丁语或意大利语“Italia”；“波羅泥亞”转译意大利语或自拉丁语的“Polonia”；“諳厄利亞”转译自拉丁语的“Anglia”；“大泥亞”转译自拉丁语的“Dania”等情况，都是以意大利语或拉丁语为对象进行的汉字转写。其中，意大利语作为转译对象的情况居多，除上述例子外，像“蘇亦微亞”（Svizzera）“第那瑪爾加”（Danimarca）“哇的麻刺”（Guatemala）“瓦的馬革”（Guatemalteca）等也都是根据意大利语转译的结果。此外，也有部分美洲的译名则由西班牙语转译而来，如：“古巴”“鄂度蠟”“牙賣加”“孛露”“智里”等。

究其原因，是因为利玛窦在转译时参考的底本可能是意大利语，而17世纪是拉汉互译高峰期，英语还并非当时的主流语言，来华耶稣会士们多来自以拉丁语语系为母语的欧洲国家，通晓拉丁语。另一方面，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由拉丁语或拉丁语语系的语言为转译对象的外来国名、地名也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而为了顺利地翻译各类西书，双语辞典也开始出现。

1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以澳门为据点先后到广东、浙江、北京等地传教，1583年到1588年居住在肇庆期间，他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编撰出了《葡汉辞典》。该辞典是迄今所见存世文献中第一部欧洲语言（葡语）和汉语（官话）对照的双语词典，其罗马字注音系统或为欧洲人用西文为汉字注音的首次尝试（王铭宇 2014: 138）。此后，一些汉西双语词典也先后问世，如：1640年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编写的《汉语西班牙语词汇》和1694年意大利传教士方济会士叶尊孝（Basilio Brolloda Gemoni,

1648~1704) 编写的《汉语拉丁语字典》等都是拉丁语系语言的双语字典。这些双语字典的问世, 间接说明了明末清初, 由拉丁语系语言向汉语转译体系的逐步成熟, 因此, 《坤輿万国全图》中的音译类国名译词以拉丁语或拉丁语语系的语言为主要转译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2. 少量音译类译词由荷兰语转译而来

除以意大利语或拉丁语为主要转译对象的音译类国名译词外, 表1中还有以其它语言进行转译的音译类国名译词。如“百尔入革”(比利时)是根据荷兰语“Belgica”的转译, 最早出现在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的地图 *EVROPAE* (1570) 中, “Belgica”是以凯尔特族贝尔盖(Belgae)部落命名的, 关于“Belgae”的来源说法不一。一说其名来源于凯尔特语“belg”、“bolg”, 意即勇敢。一说为胖子的绰号, 来源于“bhelgo”, 意为肿物。另说来源于凯尔特语“bol”(沼泽)和“gai”(森林), 即多沼泽的林地。公元前52年罗马帝王朱利叶斯·凯撒(Julius Caesar)征服了莱茵河(Rhine)与塞纳河(Seime)之间的区域, 以贝尔盖部落命名一行省(邵献图等 1983: 40), 即荷兰语“Belgica”拉丁语和英语中的“Belgium”。

再如“則蘭地”和“喞蘭地”分别是荷兰语“Zelandia”和“Hollant”或“Hollandiae”转译而来的, 最早同样是出现在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的地图 *EVROPAE* (1570) 中。而后来的变体, 英语中的“Holland”可能是从日耳曼语“holt”(森林)一词演变而来, 意为森林之地。一说其名称由丹麦语“ollant”的拼写演变而来, 乃潮湿之意。“Zeeland”(泽兰)一名由荷兰语“Zee”(海)和“land”(陆地)组成, 意为海水包围的陆地。该省主要是由四周被北海所包围的岛屿和斯海尔德河口陆地组成, 故名。在荷兰语意中则为“低地”。历史上的荷兰指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 相当于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十六世纪初叶后, 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1566年, 北方各省城起反西班牙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 1579年北方八个省和南方部分城市成立乌特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 1581年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De 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anden)。由于荷兰在尼德兰所处的优势支配地位, 以后欧洲许多国家便以省名荷兰来代替尼德兰(邵献图等 1983: 328)。

3. 存在大量特殊类和少量音译兼意译类译词

由于当时地理信息还处于探索和更新阶段, 航海家并未到达地球上的某些分区域, 也没有准确掌握信息, 致使图中标注的一部分信息想象多于实际, 有很多今天看起来非常特殊的译词形式, 如表1中的“蘇木國”“長人國”“墨瓦蠟泥加”等。

“蘇木國”指的是巴西。经笔者利用BCC语料库²⁾进行查证, 关于苏木最早的记载是在《诸蕃志》中, 该植物产自东南亚, 为红色, 可作染料。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1578)中也有明确记载, 苏木可“行血破瘀”。侧面说明中国人先于欧洲航海家知晓这种植物的特性, 并可能先于他们到达过巴西, 在那里接触过该植物。而“Brazil”的词源与苏木或苏木中提取的染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利玛窦在音译词“伯西兒”后补充了这个特殊的译词以指代巴西。

“長人國”指的是巴塔哥尼亚(Patagonia), 该地由麦哲伦于1520年在通过麦哲伦海峡时发现, 他与当

2)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智能研究院制作, BCC语料库: <http://bcc.blcu.edu.cn/>.

地印第安人相遇，这些印第安人双足包裹动物毛皮以御寒，西班牙人把这些人称为“patagones”，释为“大脚”之意（Levinson 2001: 68），“Patagonia”也由此而来。

“墨瓦蠟泥加”指的是澳大利亚，是对人名进行的转译。《坤輿万国全图》注：

墨瓦蠟泥係拂郎幾國人姓名，則六十年始過此峽，并至此地，故歐邏巴士以其姓名名峽名，还名地。

杰拉杜斯·麦卡托（Gerardus Mercator, 1512~1594）和鲁墨德·麦卡托（Rumold Mercator, 1541~1599）在地图 *ORBIS TERRAE COMPENDIOSA DESCRIPTIO* (1587) 中将这块大陆记作“TERRAAVSTRALIS”，并将其注释为“Magellanicam regionem”，即麦哲伦区。受这种称呼的影响，佩特罗·普兰修（Petro Plancio, 1552~1622）在地图 *ORBIS TERRARVM TVPVS DE ITEGRO MULTISILOCIS EMENDATUS* (1594) 中将该地记作“MAGALLANICA”，也就是利玛窦后来转译的“墨瓦蠟泥加”。

除上述几个整理在表1中能够对应上现行国家和地区的特殊译词形式外，图中还有像“女人國”“矮人國”“黑人國”“漁人地”“鸚哥鳥地”等特殊地名。“女人國”在图中注解为：

舊有此國，亦有男子，但多生男既殺之，今又為男子所併，徒存其名耳。

从地里位置和描述来看，指的就是今天的亚马逊地区，在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的地图 *Alexandri Magni Macedonis Expeditio* (1579) 中记作“Amazonum Campi”。利玛窦为何会将词记作“女人國”而不是直接音译？可能和中国母系社会或母系文化有关，在中国古代文献里，有很多关于女人国的记载，如《梁书·东夷传》云：

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³⁾。

此女国指千岛的东胡女人国；《旧唐书》云：

又有女國，在其西北，相去三月行⁴⁾。

此女国应在今土耳其西部（钟兴麒 2008: 687）。综上，利玛窦也许是参考了中国古籍，使用了这样一个有特殊文化背景的译词。

再者，“矮人國”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译词，图中注释为：

國人男女長止尺餘，五歲生子，八歲而老，常為鸛鷓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候夏三月出壤其卯（卯）

3)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数据库：<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667&page=97>。

4)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数据库：<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5817&page=72>。

云。以羊爲騎。

这里的“矮人”指北欧拉普人（Lappians）和斯奇芬人（Serickfinns），其皆为身材相对矮小的人种（Minahan 2002: 1636）。

此外，像“黑人國”“漁人地”等很多这样的特殊译词都无法考证或者说法不一。还有像我们今天熟知新西兰也没有记载，而对于美国的记载，由于当时对北美大陆的信息量还相对有限，美国还未建国，所以利玛窦在今天美国的领土范围上标注了诸如：“亞泥俺國”“都茶那國”“祈未蠟國”“多龍”“多朶德亞國”“祖瓦蠟”“媽刺大”“火吒蠟瓦”“加巴斯祈國”“摩可沙國”“大入尔國”“哥妙國”“亞勿加尔國”“亞伯尔耕國”“革利國”等多个特殊国名或地名，而这些名称无一例外随着地理信息的不断更新和后世作者认知水平的提高而被逐步淘汰。

4. 译词尾音类化、一名多译的情况较少

利玛窦在《坤輿万国全图》中的国名译词统一、简洁，而图中大部分译词转译对象的语源是意大利语、拉丁语或拉丁语系的语言，所以词尾大多会带有“ia”这样有明显拉丁语特征的词缀，利玛窦为达到转译上的统一，将这样的词缀统一译为“.....亞”。如“Hispania”转写作“以西把尼亞”；“Anglia”转写作“諳厄利亞”；“Austria”转写作“噢失突利亞”；“Italia”转写作“意大利亞”；“Helvetia”转写作“赫尔勿妻亞”；“Dania”转写作“大泥亞”；“Norvegia”转写作“諾尔勿入亞”；“Graecia”或“Grecia”转写作“厄勒齊亞”；“Romania”转写作“羅馬泥亞”等情况都是利玛窦有意将尾音类化，从而达到翻译上的统一。除对上述转译对象语源是意大利语、拉丁语或拉丁语系的语言的译词进行尾音类化外，对于转译对象语源是其它语言的译词，利玛窦也有意将尾音类化，最明显的是“則蘭地”和“嗎蘭地”，前面提到过它们分别是荷兰语“Zelandia”和“Hollant”或“Hollandiae”转译而来，而“Hollandiae”的后缀“landiae”直译的话。与“landia”同意，都是“.....地”的意思，利玛窦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方便与音译的“.....亞”作区分，使用了直译的方式。

此外，图中的译词无论是音译类译词，还是其它类型的译词都很少存在将一个国名进行多种形式翻译的情况。据统计，一名多译情况仅存在于瑞士、丹麦、危地马拉、印度、泰国和越南6国的译词形式中。其中，“蘇亦微亞”（Svizzera）“赫尔勿妻亞”（Helvetia）“大泥亞”（Dania）“第那瑪爾加”（Danimarca）都是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转译，所以造成了汉字的使用和译词长度不同，不存在同音、近音字的使用问题。而“哇的麻刺”（Guatemala）“瓦的馬革”（Guatemalteca）的转译是唯一一个存在用字差异的国名。这样的现象与19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文献中呈现一名多译、混乱的情况截然不同，侧面反映出明末清初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国名译词刚刚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对使用汉字方面的优化还并不明显。

而像“西天竺”“印度厮當”“應帝亞”“莫卧尔”“暹羅”“赤土”“安南”“交趾”“占城”“林邑”这样的译词形式，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距离较近，接触时间早于其它国家，所以较早地被文献所记载，命名依据相对统一，也不存在歧义。如“天竺”在很多佛经里就有记载，唐代释玄奘（602~664）《大唐西域记》（646）：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⁵⁾。

元代释子成（生卒不详）《折疑论》（1351）：

珠双双，文郁郁，楂梨却也寒枯齷。没来由，空剥碌，挽却早图天竺⁶⁾。

再如“赤土”，同样在唐代就有记载，杜佑（735~812）《通典》（801）：

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国，乃至其国，去广州二月日行⁷⁾。

综上，这一类理据固定的译词大部分从唐代佛经和各类典籍开始就已经有了相关记载，并一直在后世的各类文献中得以保留和延用，在耶稣会士们的汉译西书中同样以固定的形式继续使用。

5. 译词受方言影响

《坤輿万国全图》中的国名译词存在使用带“口”字旁汉字的情况：“噢失突利亞”中的“噢”。而粤方言字中大量的表音字，其创制方式为固有汉字加口旁，比如：啲、嗜、咽等（刘新中 2012: 208）。利玛窦在澳门、广东都有过传教的经历，他的汉语可能受到了粤方言的影响。《说文解字》对“口”字的解读如下：

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

即该字与声音有关。汉字中以口为偏旁的字本已不少，清代中期以来，更是大有增加，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与西力东渐密切相关的。中国人向来以天朝大国自居，不但以周边国家为外夷，即看西洋人亦是犬羊之性，满怀鄙视之意，所以将西洋的地名、人名的中文译音都加上口字偏旁，以示其不屑（周振鹤 2018: 58）。而这种使用“口”字旁汉字的现象在耶稣会士的国名译词里使用的情况少之甚少，所以笔者认为当时的耶稣会在转译外来音译国名、地名时，所使用的带“口”字旁的汉字，只是提示该词是某种外语的译音的作用，并提示发音时可直接发右边汉字字音的作用，并没有其它的作用和含义。

6. 国名译词的用字原则

汉语是表意的语言，汉字除记音外，本身的字义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翻译外来地名时，所用汉字的字义会影响读者对该地名的翻译理据上的联想以及对该地初步印象（沈和 2021: 69）。从用字原则上讲，国名译词中的用字应当选用中性或带有褒扬色彩的汉字，但《坤輿万国全图》中的国名译词用字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意义无关联汉字时常在译词中出现。

5)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数据库：<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7704&page=65>.

6)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数据库：<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80772>.

7)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数据库：<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3533&page=163>.

如“波爾杜瓦爾”的“杜”和“鄴度蠟”的“鄴”都是姓氏；“以西把你亞”的“把”和“你”前者有多种词性，后者是人称代词；“翁阿里亞”的“翁”指长者；“入爾馬泥亞”的“馬”和“錫狼”的“狼”都是动物名称；“哇的麻刺”、“榜葛刺”等译词形式的用字都没有具体意义，在国名里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其他方面的联想，都属于意义与表达内容无关联的用字，既不符合国名译词用字的原则，也不带有任何国家的属性特征。

此外，使用贬义字的情况也有存在，但仅在“諳厄利亞”和“厄勒齊亞”中的“厄”上有所体现，利用汉典语料库⁸⁾对该字字义进行检索：

《說文解字》：“厄，科厄，木節也。”《文選·左思·魏都賦》：“英辯榮枯，能濟其厄。”《贈徐州族姪》：“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

该字在各类古代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解释，大致可解释为：“樹木的節；災難、困難；困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字从汉代时期的中性字义逐步发展成唐代的贬义字，但贬义字的使用在《坤輿万国全图》中不属于普遍现象。此外，由于外来国名的汉字转译形式刚刚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缘故，国名中使用美化字等的现象也没有在图中有所体现。

7. 与《职方外纪》中的国名译词相比较

除了《坤輿万国全图》这样以地图为载体的地理学文献外，明末清初的地理学汉文西书影响最大的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所撰译的《职方外纪》（邹振环 2000: 19）。它是第一部介绍系统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的汉译西书，《职方外纪》有多个版本，此处选用《天学初函》（1628）收录刻本为考察对象。由于篇幅的限制，《职方外纪》中的译词形式不做表格形式的展示，直接举证说明。较《坤輿万国全图》，《职方外纪》中的译词形式有以下特点：

(1) 《职方外纪》中大部分音译类的国名译词同样是由拉丁语或拉丁语系语言为对象进行的汉字转写，Paolo de Troia (2006: 69) 也认为艾儒略的地名大多是从西班牙文来的。如“翁加里亞”（Hungaria）是转译自拉丁语系中的某种语言，显然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匈牙利”的发音更接近“翁加里亞”（叶峰 2014: 150）；再如“亞勒瑪尼亞”明显转译自西班牙语的“Alemania”，而并非拉丁语、意大利语或葡萄牙语的“Germania”。

(2) 《职方外纪》中同样存在大量特殊类译词。《坤輿万国全图》中提到的“蘇木國”“長人國”“墨瓦蠟泥加”“女人國”“矮人國”“黑人國”“漁人地”“鸚哥鳥地”等特殊地名都在《职方外纪》得到保留。

(3) 《职方外纪》继承了《坤輿万国全图》中国名译词尾音类化的特点，同样将拉丁语词缀“ia”统一转译为“.....亞”。如“Hispania”转写作“以西把尼亞”；“Hungaria”转写作“翁加里亞”；“Alemania”转写作“亞勒瑪尼亞”；“Anglia”转写作“諳厄利亞”；“Italia”转写作“意大利亞”；“Polonia”转写作

8) 汉典语料库：<https://www.zdic.net/>。该数据库是一个有着巨大容量的字、词、词组、成语及其他中文语言文字形式的免费在线辞典，收录、整合了众多典籍和数据库数据。本文对字义的解读主要参考数据库中《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和《国语辞典》下的释义。

“波羅泥亞”；“Dania”转写作“大泥亞”等情况都是艾儒略将尾音类化的例子。

(4)《职方外纪》中的译词同样受南方方言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渤泥”，即文莱（Brunei）。早在南宋赵汝适（1170~1231）的《诸蕃志》（1225）中就有记载：

渔者以秋间月夜采摘，肉亦可吃。出渤泥、三屿、蒲嘿噜、阁婆诸国。

赵汝适在福建泉州市任职务，“闽方言中的“文”的发音时明母去鼻音化读作“bun”，“莱”读作“nai”，与“渤泥”的发音相近。

(5)从国名译词用字原则角度出发，《职方外纪》同样有意义无关联汉字使用的情况。除上述《坤輿万国全图》的例子外，像“奴米弟亞”“鄂底亞”“則意蘭”“墨是可”等译词形式的用字都没有具体意义。在国名译词中使用美化字的情况同样也没有在《职方外纪》中体现，这也更进一步说明当时的耶稣会士在转译外来国名或地名时，可能对用字还未进行过详细考量，否则“东方伽利略”徐继畲（1795~1873）也不会在《瀛寰志略》（1848）中有以下描述：

泰西人如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之屬，皆久居京師，通習漢文，故其所著之書文理頗為明順，然誇誕詭譎之說亦已不少。近泰西人無深於漢文者，故其書多俚俗不文，而其敘各國興衰事蹟則確鑿可據，乃知彼之文，轉不如此之樸也（徐继畲 1873: 6）。

徐氏肯定了耶稣会士们的汉译西书，认为后来新教传教士的行文用字较为粗鄙，不够雅致。但从国名译词用字原则角度出发，《职方外纪》和《万国全图》的仍然存在有意义无关联汉字使用的情况。这段话也侧面反映了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外来国名译词刚刚进去汉字词汇系统，优化过程还处于起步阶段，转译外来国名时还并未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的用字原则。

二、《坤輿全图》中的国名译词

作为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士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博学多才，在汉学、科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都有所造诣，著述颇丰。他长期担任康熙（1654~1722）的老师，深受其信任，是明清之际唯一一位在中国做官且死后得到谥号的外国人（马秀娟、张岚 2018: 78）。

其《坤輿全图》（1674）是继利瑪竇《坤輿万国全图》之后，在构建世界地理学知识方面，又一伟大的地图学作品。为解释说明该图，南怀仁又于同年撰写了两卷《坤輿图说》（1674），上卷包含了《坤輿全图》的主图和附图内容，上卷主要概述地球整体的相关知识，下卷介绍了五大洲的各个国家。《坤輿全图》存在绘本和印本两个版本，绘本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印本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河北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所藏为雕版印刷，另有彩色印本，国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所藏为黑白墨色。为避免国名译词间的歧异，笔者选择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⁹⁾ 藏本为研究对象，该藏本内容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藏本内容一致，《坤輿图说》同样选择该处藏本进行整理、考察，整理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坤輿全图及图说》中的国名译词统计

《坤輿全图及图说》中的国名译词	翻译类型	转译对象源语词推断	现行译词形式
路西大泥亞	音译	拉丁语、葡语或西语	葡萄牙
以西巴尼亞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西班牙
昂利亞	音译	拉丁语	英国
拂郎祭亞	音译	西语	法国
熱爾瑪尼亞、亞勒瑪尼亞	音译	拉丁语、西语	德国
亞斯都利亞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奥地利
比路西亞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普鲁士
賀蘭的亞	音译	拉丁语	荷兰
比肋馬	音译	拉丁语	比利时
意大理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意大利
雪未亞	音译	拉丁语	瑞士
大泥	特殊	拉丁语	丹麦
雪際亞	音译	拉丁语	瑞典
諾而勿意亞	音译	拉丁语	挪威
依斯蘭的亞	音译	拉丁语	冰岛
波羅尼亞	音译	拉丁语	波兰
翁加里亞	音译	拉丁语	匈牙利
厄肋齊亞	音译	拉丁语	希腊
羅瑪巴亞	音译	拉丁语	罗马尼亚
路西亞	音译	拉丁语	俄罗斯
加納大	音译	拉丁语	加拿大
墨是可	音译	西语或意语	墨西哥
古把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古巴
巴納瑪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巴拿马
喚都拉斯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洪都拉斯
牙賣加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牙买加
瓜地馬喇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危地马拉
你加拉瓜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尼加拉瓜
金加西臘	音兼意	拉丁语或西语	哥伦比亚
白露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秘鲁
伯西爾、巴西爾	音译	拉丁语、葡语或西语	巴西
智利、智魯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智利
銀河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拉普拉塔河
巴辣怪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巴拉圭
巴大我農	音译	西语	巴拉圭
如德亞	音译	拉丁语或意语	巴勒斯坦
亞喇比亞	音译	拉丁语	阿拉伯
百兒西亞	音译	拉丁语	伊朗

9) 法国国家图书馆：<https://gallica.bnf.fr/>.

奔加喇	音译	拉丁语	孟加拉
西天竺、印度斯單、印地亞、莫卧爾	音译	—	印度
則意蘭	音译	拉丁语	斯里兰卡
日本	意译	—	日本
朝鮮	音译	—	朝鮮
緬甸	音译	—	緬甸
真臘	音译	—	柬埔寨
暹羅	音译	—	泰国
安南、交趾、占城	音译	—	越南
呂宋	音译	拉丁语或西语	菲律賓
墨瓦蠟泥加、墨加臘泥加、新阿蘭地亞	音兼意	拉丁语	澳大利亞
新瑟蘭第亞	音兼意	拉丁语	新西蘭
新熱聶亞地	音兼意	拉丁语	新几內亞

观察表 2 可知以下信息：

《坤輿全图》中有大量的文字说明，除图中直接标注的译词形式以外，文字说明中的译词形式较图中也有所区别，分别为“亞勒瑪尼亞”“巴西爾”和“智魯”。图中无标注，在文字说明中出现的有“大泥”。此外，像“黑人域”“渔人地”“鸚哥鳥地”“花地”等在《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中出现的，比较特殊的译词形式依然在《坤輿全图》中得以保留。另外，关于译词形式尾音类化等问题也与《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相似，这里不再赘述。《坤輿全图》中的国名译词有以下特点：

1. 转译对象有别于《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

表 2 中的译词形式以音译类译词为主，与《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一致，大部分音译类的国名译词都是由拉丁语或拉丁语系语言为对象进行的汉字转写。但在《坤輿全图》中，部分译词的转译对象或转译对象的原语源有别于《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

转译对象不同，就会造成汉字转写形式的不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南怀仁将葡萄牙记作“路西大泥亞”，其转译对象在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都记作“Lusitania”，在葡萄牙语中记作“Lusitânia”，都有五个音节。而在《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中得“波爾杜瓦爾”，转译对象都以意大利语“Portogallo”为转译对象。

此外，转译对象原语源存在差异的例子也有很多。如“拂郎祭亞”明显对应了西班牙语“Francia”的四个音节，而《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中的“拂郎察”则对应意大利语“Francia”的三个音节。此外，“賀蘭的亞”也是对拉丁语“Hollandia”的转译，同样有别于《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

2. 国名译词的使用紧跟时事

相较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国名译词南怀仁使用的译词形式紧跟世界地理信息的更新，在《坤輿全图》中使用了很新较新的国名译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随着朝代的更迭，原本在《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中标注中国的内海为“大明海”，而在《坤輿全图》中也随之更换为了“大清海”。

再如在《职方外纪》中出现的“法蘭得斯”是由西班牙语“Flanders”转译而来，指的是法兰德斯伯

国 (County of Flanders), 其范围覆盖了今天比利时的两个省和荷兰、法国的各一省。艾儒略用“法蘭得斯”来笼统的指代比利时和荷兰两个国家, 但在《坤輿全图》中, 南怀仁没有沿用《职方外纪》中的译词形式, 而是将比利时和荷兰分别标注为“比肋馬”和“賀蘭的亞”。因为在1648年佛兰德斯北部地区归并给了荷兰, 1659~1679年佛兰德斯的南部也归并给了法国, 比利时出身的他实时关注自己祖国及周边国家最新的地缘政治变动, 将最新的信息展示到了图中。

除此上述内容之外, 笔者认为《坤輿全图》的最明显的贡献有两处: 首次将澳大利亚记作“新阿蘭地亞”; 首次将新西兰独立标注为“新瑟蘭第亞”。“新阿蘭地亞”是由拉丁语“Nova Hollandia”进行的音兼译的转写, “新”是“Nova”的意译, “阿蘭地亞”是拉丁语“Hollandia”的音译。其由来是第一个到达澳大利亚的是荷兰人威廉·扬茨 (Willem Jansz, 1570~1630)。1605年他抵达卡奔塔利亚湾西海岸。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佩德罗·德·基罗斯 (Pedro Fernández de Quirós, 1570~1615) 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新赫布里底群岛 (今阿努瓦图) 登陆, 误认为是南方大陆, 并命名为“Australia del Espiritu Santo”远及南极的所有地方, 西班牙文意为圣灵的南方大陆。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荷兰本印度公司的船尽雪多次到达澳大利亚西海岸, 并把这一带命名为新荷兰 (New Holland)。此名与澳大利亚之名并存很久。1814年英国航海家马修·弗林德斯 (Matthew Flinders, 1774~1814) 提议将原名“Torre Ausralis”简称作“Austalia”, 这一意见于1817年被麦阔里总督采纳, 沿用至今 (邵猷图等 1983: 458)。

再者, “新瑟蘭第亞”同样是由拉丁语“Nova Zeelandia”进行的音兼译的转写, “新”是“Nova”的意译, “瑟蘭第亞”是拉丁语“Zeelandia”的音译。其最初的由来可以追溯到1642年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 (Abel Tasman, 1603~1659) 发现了新西兰的西海岸, 并误将其命名为斯塔腾兰 (Statenland), 后来其他航海家纠正了他的这一错误认识, 以荷兰西兰省 (Zeeland) 的名字重新对此地命名, 荷兰语为“Nieuw Zeeland”, 英语为“New Zealand” (赵晓寰、乔雪瑛 2009: 21)。新西兰最早出现在欧洲人地图中是在1648年, 由胡安·布劳 (Joan Blaeu, 1596~1673) 绘制的地图 *NOVA TOTIVS TERRARVM ORBIS TABVLA* 中, 图中粗略地描绘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西部海岸线, 新西兰被注名为“Zeelandia Nova”。

综上, 南怀仁紧跟时事, 在1674年的《坤輿全图》就将最新的地理发现呈现在图中, 使得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更加客观、精确。但遗憾的是, 由于清朝中叶开始中西关系的变化以及禁教政策的实施, “新瑟蘭第亞”和“新阿蘭地亞”这样的译词形式, 并没能得以沿用和推崇。19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们使用的译词形式也多为对英语的转译, 如米怜 (William Milne, 1785~1822) 等人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 中的译词形式分别为“扭西爛 (New Zealand)”和“扭何蘭得 (New Holland)”。直到后来郭实猎 (Karl Gützlaff, 1803~1851)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 中才又开始使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这样与现行译名相同的译名。

3. 简便字和少量意义关联字的使用

汉字发展过程中, 简易律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王凤阳 1989: 817)。也可能会影响国名译词中简便字的使用频率, 从而推动国名中的汉字由繁入简。《坤輿全图》中的部分译词形式相较《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体现了这一趋势。

如《坤輿全图》中的“路西大泥亞”相较于《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中的“波爾杜瓦爾”汉字的笔画数少于后者, 汉字的复杂程度也较后者变得简单。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亞斯都利亞”和“噢失

突利亞”；“雪未亞”和“蘇亦微亞”“赫尔勿妻亞”；“大泥”和“大泥亞”；“路西亞”和“魯西亞”“莫斯科未亞”；“白露”和“孛露”等都体现了国名译词中简便字使用的趋势。

另外，前文提到过作为国名译词用字的原则，应当选用中性或带有褒扬色彩的汉字。《坤輿全图》中少部分译词形式的用字，有意避免了贬义字的使用，如英国在《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中都记作“諳厄利亞”，“厄”有不好的字义，而南怀仁的“昂利亞”，避免了使用该字，但“厄肋齊亞”仍然使用了“厄”字，这说明“昂利亞”避开使用“厄”字只是巧合，或者只是个例。再如《职方外纪》中的“加拿大”，“拿”是一个动词，不符合国名译词中的用字原则，南怀仁将“拿”换成“納”这样一个中性字义的汉字，更符合用字原则，但遗憾的是“加拿大”在以后的统一过程中还是战胜了“加納大”，并沿用至今。

综上，相较于《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坤輿全图》中的部分译词虽然在简便字和意义关联字的使用方面体现了汉字词汇系统对外来国名译词的优化作用，但作用并不明显，尤其意义关联字的使用只存于个例，在表3中仍然存在很多意义无关联字和复杂字的使用情况。如“比肋馬”、“厄肋齊亞”中的“肋”；“喚都拉斯”中的“喚”；“巴辣怪”中的“辣”和“怪”；“你加拉瓜”中的“你”和“瓜”等都是无关联字的使用。对于复杂字的使用，最为明显的要属“古把”中的“把”，在《坤輿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乃至现行使用的国名，都是笔画更少的“古巴”。而使用频率自高的要属“瓜地馬喇”“奔加喇”“亞喇比亞”中的“喇”字，该字同样笔画多，字体复杂。有学者认为，“刺”字和“刺”字相近，并且“刺”字常用。阿刺伯改为阿拉伯，马尼刺改为马尼拉，避免混淆，便于识字，同时减低了“刺”的使用频率（李荣 2012: 103）。很显然简便字的使用一方面能避免字形相似汉字间的混淆，另一方面也是汉字词汇系统优化的结果，但《坤輿全图》中部分国名译词的用字并没能做到这一点。

三、《地球图说》和《地球图说補图》中的国名译词

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和南怀仁《坤輿全图》之后，在世界地理学知识建构方面最重要的地图学成果，是乾隆时代蒋友仁（Michel Benoist, 1715~1774）的《坤輿全图》（1767）和《地球图说》（1799）（邹正环 2017: 111）。

《坤輿全图》仅有手绘本，没有刻本，经笔者对比、考证，相较于南怀仁的《坤輿全图》，蒋友仁的《坤輿全图》除中国内陆、台湾、非洲和北美等部分疆域、岛屿的信息有所修正外，在本文重点探讨的国家或区域的国名译词方面，几乎不存在差异。故蒋友仁《坤輿全图》中的国名译词可参照上文表2。

但笔者发现，蒋友仁为补充说明《坤輿全图》而著的《地球图说》和《地球图说補图》（1799）中的国名译词与图中存在差异，有对比、说明的必要。故此处对《图说》和《補图》中的国名译词进行整理、研究，版本选择了互联网档案馆（The Internet Archive）藏本¹⁰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到以下17个国家或地区：朝鲜、土耳其斯坦、印度、伊朗、阿拉伯、巴勒斯坦、菲律宾、土耳其、俄罗斯、法国、英国、埃及、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和巴西，整理结果如表3所示。

10) 互联网档案馆 (The Internet Archive) 藏本: <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93947.cn/mode/2up>.

表 3：《地球图说》和《地球图说補图》中的国名译词统计

《地球图说》和《地球图说補图》中的国名译词	翻译类型	现行译词形式
朝鮮	音译	朝鮮
土爾幾斯堂	音译	土耳其斯坦或突厥斯坦
印的亞、五印度、莫窩爾、天竺	音译、特殊	印度
白爾西亞	音译	伊朗
亞拉比亞	音译	阿拉伯
如德亞	音译	巴勒斯坦
呂宋	音译	菲律賓
度爾幾亞、拂林	音译、特殊	土耳其
鄂羅斯	音译	俄罗斯
拂郎濟亞	音译	法国
昂利亞	音译	英国
厄日多	音译	埃及
客納大	音译	加拿大
默時科	音译	墨西哥
巴納麻	音译	巴拿马
堅土	特殊	今哥伦比亚境内
百露、伯露	音译	秘魯
伯西爾、伯西兒	音译	巴西

表 3 统计结果显示,《地球图说》和《地球图说補图》中的国名译词存在差异,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在《图说》和《補图》中都有记载的译词:“朝鮮”“印的亞”“亞拉比亞”“呂宋”“鄂羅斯”“默時科”和“巴納麻”。第二种,只在《图说》中记载的译词:“土爾幾斯堂”“五印度”“莫窩爾”“天竺”“白爾西亞”“如德亞”“度爾幾亞”“拂林”“拂郎濟亞”“昂利亞”“厄日多”和“百露”。第三种,只在《補图》中记载的译词:“客納大”“堅土”和“伯露”。

如果对比《坤輿全图》,《地球图说》和《地球图说補图》中的国名译词的差异更为明显,除“路西亞”(Russia)与“鄂羅斯”(Orus)属于转译对象语源不同的情况外,其余音译类译词中出现多个同音异字或近音字的使用情况,共以下12组:

- (1) 地-的 (2) 喇-拉 (3) 墨-默 (4) 是-時 (5) 可-科 (6) 瑪-麻
- (7) 卧-窩 (8) 白-百 (9) 爾-兒 (10) 濟-祭 (11) 加-客 (12) 白-百-伯

相较于早期来华耶稣会士文献中国名译词较为统一,不存在一名多译的特点,《坤輿全图》、《地球图说》、《地球图说補图》的作者都是蒋友仁,但却出现了多个同音异字或近音字的使用情况。这一现象侧面反映出从明末到清代中叶这一段时期,外来国名译词在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初期,由于转译对象语源的不同和用字差异,造成了国名间的不统一,并逐步形成一个国名对应多种译词译词形式的发展趋势。

结 语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转译的外来国名译词，主要依托地图和地理书籍进入到汉语词汇系统，音译类国名译词的转译对象主要是拉丁语或拉丁语系的语言，存在少量以荷兰语等语言为转译对象的译词形式。各类文献中的国名译词明显存在相互借鉴的关系，使得早期文献中的国名译词也相对统一，很少存在一名多译的情况，但用字方面有很多不符合国名译词用字原则的情况出现。此外，少部分译词形式受粤方言和闽南方言的影响。较早与中国接触国家的译词形式，理据相对固定，不存在歧义，但由于该时期世界地理信息还处于探索和更新阶段，文献中存在很多今天看起来非常特殊的译词形式。康乾时期耶稣会士的地理文献中使用的国名译词，继承了明末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国名译词的大部分特点，并在译词的使用方面紧跟时事，注重实效性。同时，译词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出现了很多使用同音异字或近音字的情况。

综上，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来华耶稣会士所转译的国名译词，让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外来国名、地名的汉字转译形式，以南怀仁、蒋友仁为代表的康乾时期的耶稣会士，在其地理学文献中所使用的国名译词为日后中、西作者进一步整合国名提供了丰富素材，有效推动了汉字词汇系统在逐步吸收外来国名译词时的优化作用，对诸多国名译词的最终定型和统一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参考文献

- 徐继畲 (1873). 瀛寰志略 [O]. 棧雲樓影印本.
- 邵献图等 (编) (1983). 外国地名语源词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王凤阳 (1989). 汉字学 [M].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 邹振环 (2000).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Paolo de Troia (2006). 中西地理学知识及地理学词汇的交流: 艾儒略《职方外纪》的西方原本 [J]. 或问, 2006(11): 69.
- 钟兴麒 (编) (2008). 西域地名考录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赵晓寰、乔雪瑛 (2009). 新西兰: 民族、历史与文化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李荣 (2012). 文字问题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新中 (编) (2012). 广东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208.
- 王铭宇 (2014).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词汇问题举隅 [J]. 励耘语言学刊, 2014(1): 138.
- 叶峰 (2014). “翁加里亞”再考释—《职方外纪》校释献疑一例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4(1) Vol. 29: 150.
- 李兆良 (2017). 坤輿万国全图解密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邹正环 (2017). 蒋友仁的《坤輿全图》与《地球图说》[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7(1): 111.
- 周振鹤 (2018). “啤”字何来 [J]. 咬文嚼字, 2018(11): 58.
- 马秀娟、张岚 (2018). 西学东渐视域下南怀仁《坤輿全图》研究 [J]. 河北大学学报, 2018 (6) Vol. 43: 78.
- 沈和 (2021).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中外国国名、地名汉字表记法研究 [J]. 亚洲与世界, 2021(4): 69.
- Nancy Smiler Levinson (2001). The Voyage Begins, Magellan: And the First Voyage [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James Minahan (2002). Encyclopedia of the Stateless Nations [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